

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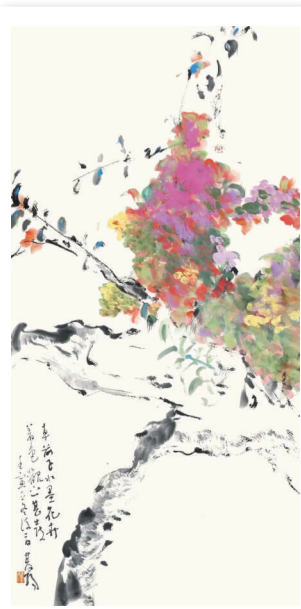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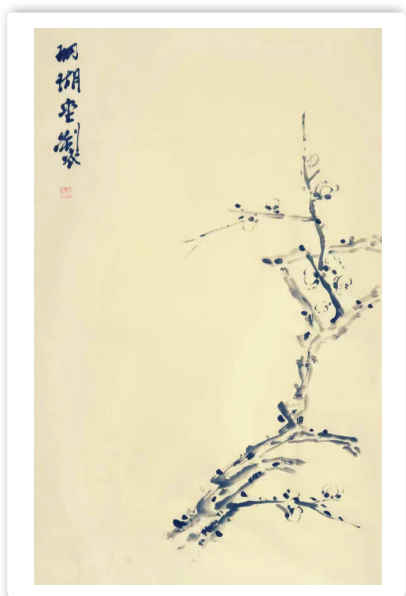
此刻且说梅花

王祥夫 文/图

王元章的墨梅我是喜欢的,他那首题梅花的诗亦好,上小学时念过的古诗里便有它。起句便是“吾家洗砚池头树”,竟是先洗砚而后作画,这颇合我意,是干干净净的作风,砚里不留残墨,笔是用过即洗。想来王元章亦是个干净清爽的人,砚上案上常年一派窗明几净。

这首诗里最让人喜欢的是“个个花开淡墨痕”,意思之好,是王元章作画本不要别人说什么好话,自己适意即可,诗的最后一句倒像是宣了一回誓:“愿留清气满乾坤”。如把这首诗写在一张白纸上,人们便不会读懂这是在写什么树或什么花,因为这首诗里通篇都没提到什么梅花。但这首诗一旦题在梅花旁边,人们便明白这是在说梅花的好,这就是题画诗。不像时下的作画题款,大白菜边上只写“百财图”,真是令人生厌,倒是白石老人的“清白家风”还好些。我画白菜,喜欢加几个菌子,题款亦不喜做“君子清白”,却喜题“山明清馥”。境界不能说高,却是在说实话,活在当下,大理想没有,吃是生存第一要义。

再说画梅,虽然杨无咎的梅亦好,而鄙人最初学画梅是从《芥子园画谱》上一笔一笔往下描。后来才觉悟出金衣满纸珠玉的好,所以又学金衣,某女士亦喜欢这样的满纸珠玉,前不久还画了一纸送她。圈圈点点满纸墨迹,不着一颜色,果然清得很,因为是满纸的圈圈点点挤挨挨,清之中还有那么一点热闹,这就是金衣的梅。有人在诗里说梅花是“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百丈冰”不免太夸张,即使是到了南北极,别说是现在,在过去也没有这样的冰。而梅花的好,鄙人以为恰恰不在“俏”字上,而在于它的清,说到俏,凤仙和海棠比较俏,浓淡的胭脂再加上深浅的藤黄,虽俏却小家子气。而墨梅无色,却真是大气。



着色 车前子 作

心语

四月的音乐之声

韩浩月

飞机从高空下降时耳鸣得厉害,找出耳机当耳塞,又打开手机音乐,音量调到最大,于是,下降时的那段难熬时间,变得舒服了许多。

想起来已许久不听音乐了。音乐突然从一个人的生活里撤离,这简直不可思议。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听流行音乐,用的是录音机,磁带5块钱两盒,流行啥买啥,有时还去同学那里翻录。那时大家都有一手用透明胶布黏磁带的好本事。

CD的出现,以优异的音质终结了磁带的统治。我听过CD,却没有拥有过CD机。我的第一款MP3,是在上班后买的,小巧玲珑,装进衬衣口袋里,连上耳机,在上下班的公交车上听。

后来使用的播放设备就是手机了,一台手机的废弃,意味着上百首歌跟着一起消失,后来就不再下载,在线听音乐。当手机听歌最日常化后,听歌的兴

趣以及醉心程度,都大大下降。

四月的一天,朋友邀我去听一场音乐会,是一位年轻艺术家的钢琴演奏。悄悄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当悦耳的钢琴声飘荡在空间的时候,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音符如此真实地在空气中滚动,它们排着队有秩序地进入人的耳朵,入心入脑之后,仿佛也把人的内在秩序重新整理了一番。

这是四月的音乐之声,春天正在户外盛大到来,室内的音乐与室外的春天,通过某种无形的联系有了互动,而处于这种关系之中的聆听者,可以尽情地舒展、放松,在音乐构建的小宇宙里让自我消失,感受到自己在无边无涯的旷野中,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春天里。

这场音乐会在心中萦绕了数天,它与飞机降落时耳机里的音乐会实现了延伸,重新使音乐像水、电、燃气那样,同等重要地回到烟火生活里来。

乡恋

人高水低的日子

乔傲龙

人往高、水往低,这是古理。而谭坪壕的问题是人太高、水太低。如油的说法有点夸张,水贵却是从来的事实。

沟里挑水的年代,水是生活成本中的支出大项。从庄子沟挑一担水回来,后生们看谁快。有人曾创下45分钟往返的纪录,但那需要下坡像跳沟、上坡不歇腿、平地脚生烟的速度和耐力,一般人,挑两担水需要3个小时。

早起舀小半盆水,全家人轮流洗脸。洗过脸的水倒在泔水桶里留着喂猪。我们这群小脏鬼常三两天不洗一次脸,大人们也懒得理会,不如省点水。

脸可以不洗,要水的机会心里却门清。庄户人家的娃,饭里没油水,又成天野在外面撒欢,肚皮一个赛一个地瘦,而长辈们逗娃们耍笑,总是揉捏揉捏肚皮,说:“看看瓜熟了没有。”西瓜一样滚圆的肚皮也许是短缺年代的美好愿望,要水因此也被叫做“洗瓜”。夏天池塘里聚了雨水,小不点们就在黄泥汤里扑腾,大一点的难为情,成群结伙谎称割草,出了村便直奔沟里去“洗瓜”。

乔眼村可怜,三条沟的命名权都归沟对面的村子。东面的庄子沟只有一口自流井,没有积水潭可以洗他们的“瓜”。西面的谭坪沟里有水潭,却没人敢去,说是谭坪村有两个娃,“洗瓜”时溺亡,“洗瓜”的去处,只有南面的孟润沟,我跟着去过两次,因为胆小蠢笨,深处不敢去,浅处跟村里池塘一样是黄泥汤,去过两次便兴味索然。

有一年在这条沟里,一群“洗瓜”的孩子差点捅出天大的乱子,我弟也在其中。洗到半截,突然大雨倾盆,千米深沟里,陡坡上的雨水两面夹击,瞬间便是万马千军。傻小子们穿上衣服仓惶逃跑,但这边坡上水流如瀑,退路已被截断。万幸的是,对面坡上一处石崖下,孟润村有个放牛的正在躲雨,见势不妙,吆喝着让朝他跟前跑,下面的孩子攀着梭草爬,上面放牛的用鞭杆拽,刚上来不久,恶浪奔涌的孟润沟已成汪洋。

这边死里逃得一生,大雨中的村子却炸了窝,找不到孩子的人们得知去向,哭叫吼喊着往南沟奔去。一群人赶到沟畔,看清了对面坡上那群讨债的鬼,这才放下心来,诅骂着开始折返:死不了就行,活罪慢慢受去吧。

一群狼狈不堪的“洗瓜”孩子上坡,绕孟润、神

底、东庄、西庄四个村,半下午回来时已经溃不成军。我那弟弟脚上只剩一只鞋,躲在院门外不敢进来。村里那天并无此起彼伏的鬼哭狼嚎传出,娘老们经此一吓,早已浑身发软,心也跟着软下来了。

后来才知道,“洗瓜”溺死的两个娃是大人编排出来吓唬孩子的。

生产队时期,村里打过一口旱井,几千米铁管子从井口顺坡铺到谭坪沟底的水潭里,沟里有柴油机和水泵,大队派的抽水员隔两三天下去一次,向公社的水库和我们村的水井泵水。但好景不长,据说因为费用问题,村里的水井便断了水,人们重新挑起水桶找水。

土地下户,我寒暑假回来,每隔几天便赶着驴车到公社拉水。那水闭上眼睛是水,睁开眼睛也不知道是啥,经常是一桶黄泥糊。我家曾在院里浅浅地打了一口井,里面抹上水泥,小舅的拖拉机拉着大水包,十几里地送来,一次够吃三四个月。我妈因此经常扫兴我爹:谁把女子嫁到你这村,可算倒倒霉了,光这陪嫁的水,一般人家就吃不住!

还好都过去了。老家现在在水龙头一拧,水哗哗的,多美。



桃花深处 张朝曦 作

连载



5.陶窑三座。

(二)墓葬

发现11座,出土随葬陶罐、陶爵、陶盂各一件和绿松石片8块。

(三)遗物

1.铜器有双翼、圆铤铜铍,长方条形、单面刃铜凿。

2.石器有石斧、石凿、石刀、石镰、石铲、石铍、石磨、石范;骨器有骨铲、骨铍,另有磨制极精、下端锐尖、上端穿孔的骨针和两面均有雕刻花纹的骨器。

3.“东下冯类型”的陶器有高、罍、甗、鼎、鬲、圆底罐、单耳罐、深腹罐、折肩罐、尊、大口尊、小口尊、罍、蛋形三足瓮、敛口瓮、大口直壁缸、盆、钵、簋、豆、爵、盃、杯、小碗和器盖等。

商代前期遗迹:

1.发现了一座城址的南墙

及西墙,南墙的总长约400米。

2.排列前后有序,左右成行,间隔均约五米,十分规整的一组经过规划的圆形建筑群址。

徐殿魁、王晓田、戴尊德

发掘简报的“结语”部分说:东下冯类型遗存和二里头1—4期,在文化面貌上既有很多相同之处,又有不少相异之点。在相同方面,就器形而言,二者的单耳罐、深腹罐、尊、小口尊、罍、甗、盆、四足方杯、鼎、爵、盃和器盖等的形制非常相近。就纹饰而言,都常见绳纹、索状堆纹、鸡冠耳和舌形鏽等。就其他方面而言,二者都直接叠压在商代前期文化层之下,放射性碳素测定的数据也很接近,对于死者都有扔入灰层灰坑中草率掩埋和正式埋葬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都有小件青铜器出



■ 作家出版社

《大夏禹都》节选

土,都有成组酒器出现,都大量使用磨制甚精的扁平长方形石铲和半月形石镰。在相异方面,主要表现在某些陶器的器形和常用器的组合上。二里头的主要炊器是鼎、折沿深腹罐和侈口圆腹罐,东下冯的主要炊器是单耳罐、鬲和

甗、甗。在二里头器物群中极为常见的三足盘、刻槽盆、觚等在东下冯遗址中基本不见,而东下冯很有特色的敛口宽肩深腹瓮和蛋形三足瓮,在二里头遗址中则不见。这些异同是我们认真分析研究东下冯与二里头之间关系的客观依据。

夏文化问题的研究,素为史学界、考古学界所关注。近年来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的发掘,使这个课题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但是,对于什么是夏文化的问题,看法上还存在着一一定的差距,有的同志认为二里头遗址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如《二里头文化探讨》,《考古》1978年1期),有的同志认为二里头遗址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如《夏文化初论》,《中国史研究》1978年2期),

对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分期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的综合研究,都还需要大量的工作,还有待更多的新资料的发表。晋南在文献上早有“夏墟”之称,这个地区的调查试掘也证明与二里头文化近似的遗址有三四十处之多(考古所山西队资料),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掘,为在晋南地区探索夏文化增添了一批可喜的实物资料。

夏鼐对东下冯遗址的发掘一直关心着,并做着具体的指导工作。据其日记:

1976年12月21日:徐殿魁同志来谈东下冯遗址今年清理城址过程,顺便向仰桥(刘仰桥,历任文物局党委书记,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同志汇报。

历史

84

苏
华
著